

帕慕克“在土耳其最受欢迎的小说”《红发女人》出版

比以往作品更短,但已经酝酿三十年

《红发女人》是帕慕克上部作品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。曾被读者戏谑为“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”的奥尔罕·帕慕克,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三十年。虽然书名为《红发女人》,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。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,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,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。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,《红发女人》少了一些铺排、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,显得更“接地气”。据帕慕克称,这是他在土耳其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,“出版后二十个月内就售出了二十余万册”。值得期待的是,他的另一部代表作《伊斯坦布尔:一座城市的记忆》全新版本将与《红发女人》一起登陆中文世界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视角再次投向底层人物 帕慕克花三十年打磨故事

尽管《红发女人》篇幅不长,却已经历了作者三十年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,体现了土耳其谚语“以针挖井”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。小说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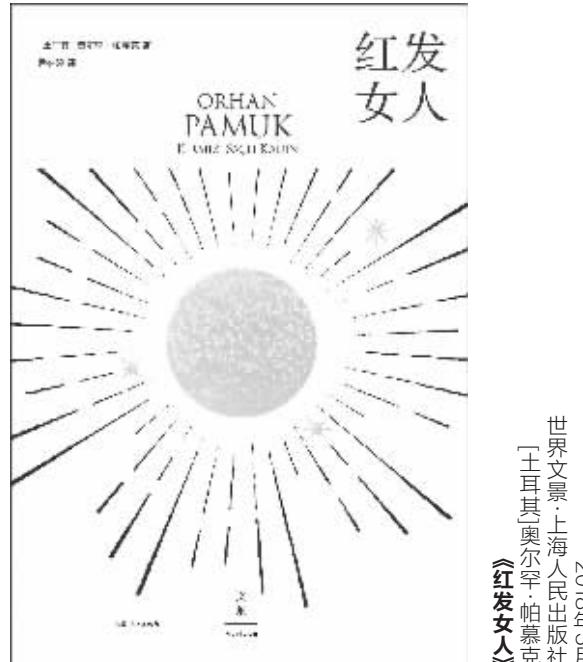
和上一部作品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一样,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,这次他所写的是—项古老的手艺——“挖井”。1988年夏天,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,一对挖井师傅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,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。通过交谈,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。多年以后,帕慕克仍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。在他看来,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,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。

故事始于1986年。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,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,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,也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。三十年后,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,成为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,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。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,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,也有隐隐约约的、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。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维尔之间的深刻隔阂,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。

书中包含着多重尖锐的对立:在土地开发计划中得利的商人与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手工劳动者,凯末尔主义的、世俗的土耳其与响应底层呼声但日益走向专制的土耳其。《金融时报》评价道:“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,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,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变化。”

书名为《红发女人》 实则写父子故事

小说名为《红发女人》,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。但其



实简单来说,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。在小说中,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:“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,是宽容我们的一切,还是教会我们服从?”书中四个人物——杰姆、挖井师傅马哈茂德、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—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,师傅与徒弟,又是上层与下层,亲人和仇人。英国《卫报》评论“它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深度剖析父子关系”。

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“红发女人”并非昙花一现。她虽然不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人物,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。用帕慕克的话来说,这样的女性人物,正如古希腊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和波斯史诗《列王纪》故事中的女人,都体现了某种“挑起灾难”的能力和欲望。

作家解释,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,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、叛逆、野性。有意思的是,“红发女人”的红头发并非天生,而是染成的,不仅如此,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,也就是说,通过染成红发,她主动选择了这种叛逆、大胆的形象。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,和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,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,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。“红发女人”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,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,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。

小说分为三个部分,前两个部分都以主人公杰姆的口吻叙述,而第三个部分是红发女人的独白。在她娓娓道来的讲述中,谜团被慢慢揭开。如《卫报》所说:“结尾部分的转折,让读者感觉仿佛自己刚刚从深井中上来,骤然进入令人目眩的光线。”不过,帕慕克似乎也在暗示,无论是杰姆的记忆还是红发女人的讲述,一切回忆都有不可靠之处,一切讲故事人的叙述都带有某种虚构成分。就在居尔吉汗让我们相信,父子相杀的疑团已然豁然开朗之时,我们仿佛又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谜。或许只有再读一遍,我们才能领悟作者巧妙埋伏的诸多细节。也正是在此,帕慕克再次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大

师手笔。

本书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“红色”的偏爱,也和他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,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。从《白色城堡》到《我的名字叫红》,再到《伊斯坦布尔》,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,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。当帕慕克到访伊朗时,他惊讶于伊朗人对自己的传统何其熟悉,而土耳其人却在西化进程中渐渐忘了自己的过去。帕慕克说:“土耳其人忘记了这些故事,但它们仍然以荣格所说的‘原型’的方式,残存于我们的记忆中。”于是,他决定重写波斯史诗《列王纪》中的传说,重新唤起土耳其人的文化记忆。

新版“光影伊斯坦布尔”侧重视觉

四十年间,帕慕克笔耕不辍地写着心中最伟大的土耳其故事。不可否认,多数外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,更多来自他的作品。2007年,文景首次出版了帕慕克的代表作之一《伊斯坦布尔:一座城市的记忆》,至今仍有许多中国读者手持这本书踏上前往土耳其的旅程。

2018年,文景重新出版这部经典作品。相比原有版本,本次新增图片230幅,均由作者亲自甄选。帕慕克将图片与他的记忆相联系,土耳其的“呼愁”、黑白分明的城市建筑、省城里的贫民、后帝国式的忧郁以及建筑废墟的苍凉。

帕慕克自己说:“上一版本的《伊斯坦布尔:一座城市的记忆》是一本基于文字的书籍;而新版‘光影伊斯坦布尔’则是一本基于视觉的书籍。前一本书中,照片是附属于文字的;而在这个版本里,我可以说,文字诠释了照片承载的情感。从右往左翻看这本书,也会富有情趣。”

至今,文景出版了奥尔罕·帕慕克已经问世的全部著作,共计十三部,他们也将持续关注与引进帕慕克未来的作品。年近七十的帕慕克依然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和活跃的创作力,不久前他也表示,自己正在写作一部新的小说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新书推荐



2018年4月
江苏人民出版社
张亮 乔茂林
《共产党宣言》传播史



2018年4月
江苏人民出版社
赵敦华
《马克思哲学要义》



2018年4月
中华书局
赵广超
《不只中国传统木建筑》



2018年3月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甲骨文
[美]罗汉利著
《武曌》



2018年5月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梁超
《哀歌》

的分析、概念的阐释和理论的分析,对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阐述,及其在中西方传播历程的追溯,及其在出版后尤其是在新世纪对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,并在最后附有原文。

本书构思巧妙,图文并茂,语言平实流畅,内涵十分丰富,既体现了国内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,又展现了开阔的国际视野,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细致而深入的解读,又是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作传播史著作。

学、实践哲学和唯物史观、辩证哲学和《资本论》的逻辑结构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课题,做了深入浅出的研究和分析。

作者以清晰精细的文本分析和对根本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论洞见,从“启蒙哲学”“批判哲学”“政治哲学”“实践哲学”和“辩证哲学”等五个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展开阐发,它们既相对独立,又内在贯通,犹如一部复调音乐,把马克思哲学最富生命力的、丰富的思想创见立体地呈现在每一个读者面前。

建筑的普及读物,然而又不只是讲中国传统木建筑,更是讲中国的传统文化,中国的传统艺术。

作者赵广超先生从“家”开始,述说中国人将“家”与自然共处一室,把你带入中国传统木建筑的大门,接着是伐木、文字、高台、标准、结构、斗拱……四合院、风水、园林、装饰等篇章,没有教科书的刻板,有的是谐趣甚至诗意隽永的语言,借着建筑与中外文化甚至中国古典诗词之间的联系,将中国传统木建筑文化娓娓道来。

生堪称传奇,充满了戏剧性、谋杀、阴谋、谜题、欺骗、情爱以及疯狂,令人不可思议却又引人入胜。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汉利用新旧唐书、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及其他史料文献,追溯武曌一生错综复杂的轨迹。在还原真实的、而非被神化或诋毁的武曌的同时,《武曌》一书对于了解古代中国的朝廷、社会、两性关系的性质,以及礼制、象征和美学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
特质,这种特质因为人类心理和社会的诸方面成因,乃是一种符合悲剧观念的悲剧特质。

本书分为“本源”“死床”和“物哀”三大部分。对传说、神话、史书记载进行意向解读,剖析了其中的悲剧观念、悲剧思维;从心理、政治、伦理、性别等方面展现了超越选择的四种冲突;同时也从悲剧观念的消极美学角度诠释了悲剧观念的形而上的形态。

书的内容富有哲学内涵和思辨,从人类心理、人类文化和世界观的层面展现了文明的悲剧特质。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